
ICANN78 | AGM — ICANN 董事会与 CSG 联合会议
汉堡时间 2023 年 10 月 24 日星期二 — 8:30 至 9:30

艾丽莎·希弗

(ALISA HEAVER):

大家好，欢迎参加 ICANN 董事会和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的联合会议。请注意，本次会议正在录制中，请大家遵循 ICANN 预期行为标准。请各位讨论参与者自报姓名以便记录，并以合理语速发言。这场讨论只在 ICANN 董事会与 CSG 成员之间进行。因此，我们不会有听众提问环节。现在，有请 ICANN 董事会副主席旦科·杰夫托维克 (Danko Jevtovic) 发言。旦科 (Danko)。

旦科·杰夫托维克：

谢谢艾丽莎 (Alisa)。欢迎各位。今天我是代表我们的董事会主席崔普缇·辛哈 (Tripti Sinha) 来到这里，因为她在另一场会议中脱不了身。作为她的副主席，我很高兴能与商业利益相关方团体一起交流。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插一点个人心声，你们团体对我来说很特别，因为我曾经在塞尔维亚经营过一家提供互联网服务的企业，所以我很能理解你们团体。欢迎你们。马修 (Matthew)，我想我们这边就由你来起头吧。

马修·希尔斯

(MATTHEW SHEARS):

非常感谢旦科，欢迎大家。很高兴在这里与大家见面，参加董事会与 CSG 的又一场会议。我们已经像往常一样提出了问题，也收到了回答。我想，梅森 (Mason)，我们先来看你们就我们的问题给出的回答吧，然后再来看董事会就 CSG 的问题给出的回答。

注：以下内容是针对音频文件的誊写文本。尽管文本誊写稿基本准确，但也可因音频不清晰和语法纠正而导致文本不完整或不准确。该文本仅为原始音频文件的补充文件，不应视作权威记录。

我不确定我们有没有幻灯片来向大家展示我们的问题，没有的话，我可以读一下。董事会向 CSG 提出的问题是，“展望未来三到五年，ICANN 和 ICANN 生态系统应该在 2026 至 2030 财年战略规划中解决哪些关键战略问题，为什么？”交给你了，梅森。

梅森·科尔 (MASON COLE): 好的。非常感谢你，马修。各位上午好。我是 CSG 的主席梅森·科尔。今天跟我一起的是我们 CSG 执行委员会的同事。我们这边将由 IPC 主席洛里·舒尔曼 (Lori Schulman) 来带头回应这个问题。她现在在远程参会。洛里 (Lori)，你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如果听到的话 —

洛里·舒尔曼: 能听到，非常感谢。我要感谢董事会。顺便我还要感谢一下马修·希尔斯为非签约方机构所做的贡献。多年过去了，我们很感激他的勤奋，也很感激，坦白说，今年夏天，他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我们真的很抱歉让他经历这么多的不确定性。

不过，我们相信，这场挣扎最终会以更明确、更好的程序收场。所以我特别想向马修指出这一点。我觉得你的努力应该得到肯定，我很高兴能在这里肯定它们。谢谢你，马修。

马修·希尔斯: 非常感谢你，洛里。我很感激。

洛里·舒尔曼:

是的，这个夏天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不容易。好消息是，我们现在终于回到了正轨，我们找到了问题的答案。我先来 — 我们有三要点，我要讲的是第一个要点。第一点是，对 DNS 滥用保持警惕，并使董事会和签约方机构承诺继续在这一领域开展政策工作。

第二个问题将由 CSG 的另一位成员谈论，内容是与政府监管环境协调，在尊重政府在关键问题上的意见和观点的同时，维护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第三个是整体审核。我们认为这也应该是董事会的优先事项。我只谈论第一点：对域名系统滥用保持警惕，并使董事会和签约方机构承诺继续在这一领域开展政策工作。

我们要感谢董事会在今年夏天参与 RA 和 RAA 的合同修订工作并监督它的进展，我们知道这两项协议正在等待批准。我们祈祷这两项协议能够获得批准。另外我们还要感谢董事会对 RDRS 的支持。我们知道它已经面向注册服务机构推出了，并且很高兴它能在下一个月面向公众推出。我们觉得这些都是进展，能够让我们逐步向解决更大的问题迈进。

但我们担心的是，这两项重要的努力在大家看来并不是终点。虽然有公开声明说这只是开始，但我们确实对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有些担心，担心我们会有一定程度的自满情绪，因为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走到今天。我们仍然有关于滥用识别的问题，关于合同合规的问题，关于 —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比过去更强大的问责基础，那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做？

马修·希尔斯:

谢谢洛里。我不确定有没有董事会成员想要回应。好的。詹姆斯 (James)，请讲。

詹姆斯·加尔文

(JAMES GALVIN):

谢谢马修。也谢谢洛里的问题和意见。关于 DNS 滥用的定义，我这样来回答这个问题吧。董事会与 DNS 滥用的工作基线保持一致。ICANN 的使命中提出了五大类别，我们都知道并且详细讨论过，包括网络钓鱼、网址嫁接、僵尸网络、恶意软件，当然，还有被用作攻击媒介的垃圾邮件。大家需要知道的是，董事会也同意并且我们确实知道，这既不是一个详尽的清单，也不是一个基于标准的定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能需要对它进行调整。

我们都知道，DNS 在演变，威胁在演变，所以相应的缓解措施也必须随之演变。我们当然非常支持也非常感激签约方为推进目前正在接受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投票的合同修订案所做的工作。

一旦这一切就绪，对于你的问题，洛里，我更直接地说吧，我们期望看到 GNSO 参与政策范围界定的讨论，就像理事会下面的小组所建议的那样。当然，我们也支持社群继续讨论新的或其他的威胁媒介。

我们会从这些问题中发现并确立新的缓解方法，然后这些方法会在 GNSO 流程中得到讨论，这样我们就可以向前推进，在 ICANN 的使命范围内增加对签约方的额外回应要求，以及做一些在 ICANN 活动范围内的事情。所以我们确实知道，有一些常见的危害没有包括在这个基线中。

毫无疑问，这些年来大家谈论了很多东西。但即便如此，这些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超出了定义的范围。他们在实施威胁时，所利用的仍然是像网络钓鱼这样的威胁。这才是我们所关注的，就是那些落在 ICANN 使命范围内的滥用，或者是那些符合据我

们所知落在 ICANN 使命范围内的定义的威胁。这些才能称为 DNS 滥用，才能在提供证据的情况下向相关方报告。

然后相关方会根据目前正在讨论中的合同修订案的现行规定，对这类报告进行回应。我们期待看到大家继续进行这些讨论，最终确定需要纳入和考量的新要求。希望这能回答你的问题。

洛里·舒尔曼：

谢谢詹姆斯。我觉得，如果你能预见未来，那么这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这个问题。不过，话虽如此，我确实有一些担忧，因为你的回答主要聚焦 GNSO 的工作，但我们知道 RSSAC 在讨论，我们知道 ccNSO 在讨论，我们知道 SSAC 也在讨论这些问题。

虽然我理解顶级域名方面的政策制定由 GNSO 负责，但我确实认为，现在我们开始看到 ICANN 的不同群体在讨论同一问题时会注重整体协调性，我认为他们应该更加协调。并且我们发现，也许董事会自己可以从更全局的角度去协调，而不仅仅是依靠 GNSO，这是我的一个观点。至于未包括在其中的危害，这里我要发表一点评论，特别是作为一名商标律师。

我们知道，第一批解决域名滥用的政策之一，或者实际上没有“之一”，就是第一个解决域名滥用的政策，据我们的了解，是 UDRP，全称统一域名争议解决政策。它在过去的 20 年里一直很管用，至少在商标所有者的眼中是这样，因为它是为了解决一种非常具体的滥用。

话虽如此，它从来没有被纳入到定义中，我一直很好奇，我不确定你是否能回答这个问题，但我认为它值得在这里提出来，那就是，我们有一些已经获得大家认可的东西，它在 20 年前就被提出来了，

而且对大多数人来说似乎都很管用，但我们从来没有提到过它。仅仅因为有补救措施并不意味着没有滥用，也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继续研究。

詹姆斯·加尔文：

谢谢洛里。我认为你提出了一些非常好的问题和观点，你说的没错，社群内部已经讨论这些问题很长一段时间了，但对于你提出的所有这些问题，目前没有明确的共识。关于社群之间协调的问题，我没有答案。

我觉得重要的是，我们不要像我在一开始发言时那样去考虑 DNS 滥用的定义，我们更倾向于去确定我们知道自己能够解决并且我们都同意其属于 ICANN 使命范畴的威胁。我认为，现在关于应该包括哪些东西，不包括哪些东西，大家仍然有很多争论，而社群应该继续这些讨论。

当然，SSAC 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认为社群内除签约方机构以外的其他成员也做出了他们的贡献。我认为这些讨论需要继续下去，这样我们才能找到一种方式，确保所定义的东西在我们所有人看来都属于我们的使命范畴。然后，我相信我们可以在不违背修订案的情况下出台政策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不一

洛里·舒尔曼：

好的。我们一抱歉，你继续。

詹姆斯·加尔文：

不，不，你继续。

洛里·舒尔曼:

我想说的是，就滥用本身的定义而言，我们已经把这一点保留了下来，我们会在议程的后面向董事会提出这一点。我不会在这里喋喋不休地说滥用定义的问题，我的意思是，不会在这个时候说，但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讨论的，因为第一，就合同合规而言，有明确的定义是很有用的；第二，一个在社群内部得到广泛认可的定义在很多情况下会被认为最具有权威性，理解这一点对我们会有所帮助，它能减少 80% 的滥用，我们知道这一点。

所以关于我们是否应该坚持这一点，目前还有很多值得讨论的地方。我认为，就我的观点而言，现在更重要的是大家协调地开展工作，更重要的是保证大家的干劲，鉴于我们在上个财政年度所采取的措施，确保大家不会自满地停止行动。

詹姆斯·加尔文:

好的。谢谢。让我把这个问题带回董事会，我们会继续讨论这个问题，看看会有什么进展。我认为你说得很好，我们接受你的观点。谢谢。

洛里·舒尔曼:

谢谢詹姆斯。很高兴见到你。

马修·希尔斯:

谢谢洛里和詹姆斯。我们实际上把它们混在一起了。我觉得我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你们的另一个问题，现在我们有好几个同事在等着发言，接下来有请史蒂夫 (Steve)，然后是宏安 (Edmon)，然后或许我们可以继续看一个问题。

史蒂夫·戴尔边科

(STEVE DELBIANCO):

谢谢马修。也感谢你对董事会的贡献。我是史蒂夫·戴尔边科，来自企业选区。严格来看你们的问题，你们问的是，从高度概括性的角度看，有哪些优先事项和策略应该写入未来三到五年的战略规划中。再仔细看看我们的使命，我想说的是，当你在洛杉矶时，如果你有幸看到一辆警车，你会看到它的侧面有一个标志。上面写的是“to protect and to serve”（保护与服务）。我们希望 ICANN 在未来三到五年的时间里也采用这个口号。

所谓保护，是通过严格执行合同和政策规定来保护用户和注册人，而服务，我觉得主要是在普遍适用性方面。不仅仅是上一轮引入的 gTLD 的普遍适用性，还有 IDN 以及下一轮引入的域名的普遍适用性。这个问题很重要，我想你们已经看到了 ALAC 社群的很多成员是多么狂热地抱怨他们无法对根区中存在于 10 年的东西进行电子邮件或域名解析，而我们可以在这方面做得更好。

关于战略规划，我想建议的是在其中包括你们逐渐开展的行动，包括新的流程和合同修订，但这还不够。我们不能期望你们能在三到五年的战略规划中列出所有已经采取的行动，因为这不足以表明我们正在取得进展。

我们需要保护和服务的证据，证明我们确实在保护用户和注册人，以及在为提升普遍适用性服务。而借助传播，这些证据可以得到很大的改善。轶事报道对此大有帮助，比如在发现某个注册服务机构违规后，详细描述事情的进展以及最后如何阻止了不良行为。

我希望新的 DNS 滥用修订案能够使执行工作更有效力，但轶事报道也很有必要，比如通过面向电邮服务提供商开展一系列外展活动提升了普遍适用性。不要夸耀你花了多少钱来试图提升普遍适用性的

事实，而是花更多时间来讲故事，告诉人们某个电邮服务提供商最终修复了他们的系统，现在有数百万人可以使用它。

除故事以外，还有统计数据，统计数据也很有必要，但如果人们去看，比如有关 DNS 滥用的全球数据，即使在严格的定义下，它也会掩盖我们的成功。Graham Button 和 DNS Abuse Institute 整理的统计数据可能会不时表明 DNS 滥用存在增长趋势。

当不良行为者决定要买一艘新船时，他们会加大努力。如果出现新的漏洞，他们也会加大努力实施攻击。如果我们的报告机制比以前更好的话，我们就会开始报告更多的 DNS 滥用。这样一来，我们为减少 DNS 滥用所做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功就会完全被趋势数据所掩盖。

普遍适用性方面，虽然可通过电邮服务和解析服务管理的字符串可能会增加，但随着我们引入越来越多来自世界上不使用拉丁文地区的用户，普遍适用性问题可能会增长得更快。所以在保护和服务这两个方面，全球统计数据都可能会掩盖我们所取得的成功。

因此，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报告成功，包括轶事报道和统计数据方面，你们应该在规划中强调这一点，而不是简单地陈述“这是我们的使命，我们已经修改了合同，我们正在尽我们所能，这些是我们采取的行动。”这是不够的，我想我们可以做得更好。谢谢。

马修·希尔斯：

谢谢史蒂夫。我很喜欢“保护与服务”的说法。宏安，有请。

钟宏安 (EDMON CHUNG): 我举手其实是想问一个问题，但史蒂夫刚才已经回答了，所以我要从战略层面上把它收回，我没有问题了。

马修·希尔斯: 还有人想就这第一个问题说几句吗？好的。詹姆斯。

詹姆斯·加尔文: 我只是想就你关于更多数据和更多统计数据的建议说几句。我喜欢这个建议，也非常支持。我认为即使是 ICANN，也在不断发展，有一些旨在改进 DAAR 和滥用衡量平台的计划。我一直担心的一件事是，它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警告，就是我在看滥用统计数据时，你确实提到了这一点，在这里我想指出并强调一下，数字只能表明滥用问题是在增加还是减少，这让我很担心，因为它没有足够的信息，它没法告诉你发生了什么，它没法告诉你我们其实有在努力，这也是你刚刚提到的点。

而且我知道，ICANN 内负责改进 DAAR 的同事对这个问题非常敏感。他们正在想方设法提供更好的统计数据，新增不同的指标来提供这方面的一些信息，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我们在减少滥用方面所取得的成功。

我很期待这一切的到来，但现在我只是想支持和重申你的观点。如果有更多的信息那就太好了。只是有时候很难做到，但我们会做到的。

史蒂夫·戴尔边科: 詹姆斯，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再说几句。我们是工程师，我们确实很关注数据。但你可以扮演你的另一个角色，你的创意传播角色，

考虑一下保护与服务方面的轶事报道，比如 30 秒的视频故事，90 秒的视频故事。这样我们就能以不同于统计数据的方式向人们传播，要双管齐下，我不是在建议你放弃其中一个而选择另一个。

但我非常感激你承认我们应该证明我们的行动正在产生效果，因为不然的话，这些效果将会被趋势报告数据所掩盖，而得不到那些仍面临问题的人的理解。谢谢。

马修·希尔斯：

我想接下来我们开始讨论第二个问题吧。交给你了，梅森。

梅森·科尔：

谢谢马修。强调一下宏安刚才提到的，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三到五年的时间窗口。昨天在有关 DNS 的政府活动外展会议上，我们看到，政府层面在 DNS 方面开展了大量的活动。

所以我们想要听听董事会关于 ICANN 在政府和监管环境中的协调工作的意见，因为我们既要维护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又要尊重政府在 ICANN 事务上的意见和观点。

当前最紧迫的问题当然是欧盟 NIS 2 指令的第 28 条。但我们看到，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政府活动，所以我们希望听董事会谈谈近期和长期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马修·希尔斯：

贝基 (Becky)？

贝基·拜耳 (BECKY BURR): 好的, 谢谢。大家上午好。我先来回答这个具体的问题, 我问了两个问题。我认为这其实是你们提出的修复 WHOIS 的问题中的一部分。在我们看来, ICANN 目前的政策与 NIS 2 是相符的, 因为它们没有阻碍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遵守 NIS 2 的规定。

就 WHOIS 而言, 根据 ICANN 的现行政策, 注册服务机构必须向注册管理机构提供 WHOIS 数据, 前提是注册管理机构有合法目的, 或者注册管理机构认为他们必须获得这些数据或需要有这些数据才能符合 NIS 2 规定, 或者其他任何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注册服务机构必须提供相应的数据, 这是政策要求的可强制执行承诺。

至于有关在政策制定方面与政府之间的互动这一更宽泛的问题, 我认为 ICANN 自始至终的观点都是, 就主权监管发展而言, 我们要做的是确保监管者和立法者了解这个系统的运作方式, 了解运营要求, 了解多方利益相关方模型在这些方面能够做些什么。

但我们不能去表态, 比如称这个政策是对的还是错的, 除非它给人的感觉是会破坏互联网。我不认为这一点有什么变化。现在, 在合规方面, 有一些事情是 ICANN 可以召集对话的, 我认为这也是 ICANN 发挥作用的一种方式。

我们都知道, 我们在欧盟有很多 ccTLD, 他们在数据准确性、收集数据和提供数据方面所做的工作很有启发性, 我觉得在全球 ICANN 社群中都是值得关注和具有启发性的。我认为, ICANN 成为一个可以开展这些对话的地方会是一件很有帮助的事情。

但正如我刚才说的, 在 ICANN 看来, 它在干预监管程序方面要做的只是确保为监管者和立法者提供所需的信息, 以便他们出台符合多方利益相关方模型和互联网技术要求的法律。

马修·希尔斯:

谢谢贝基的回答。宏安。

钟宏安:

我只是在贝基刚刚所说的基础上再补充一点。我们也在考虑在 IGF 和其他一些论坛中更积极主动一点。我认为，回到战略层面，你们说地域政治问题仍然存在，甚至可能更严重，这可以作为未来三到五年的一个战略指示。而且，不仅仅是一过去，我们比较被动一点，然后你们说，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你们说我们应该更加积极主动，现在我认为我们正在开始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另外我想说一点非常有意思的发现，就是我们现在开始发现，获得 GAC — 当然，它非常重要，但 GAC 老成员也很重要。这些 GAC 老成员，他们在政府机构中的地位和级别不断上升，所以他们或许可以成为我们应该主动联络的资源。

梅森·科尔:

谢谢宏安。这个想法很有意思。我想 CSG 可能会很赞同你的说法，认为一直以来，ICANN 在与 GAC 之外的政府互动方面没有像它应该的那样积极主动，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政府方面更加积极主动，我们不喜欢看到 ICANN 处于不利的境地，比如就像在 GDPR 事件上一样。我们预计政府在 DNS 领域会有更多的活动，我们不喜欢看到 ICANN 处于被动状态。我想史蒂夫有话要说。史蒂夫。

史蒂夫·戴尔边科:

谢谢梅森。又是我，来自 BC 的史蒂夫·戴尔边科。我参加了我们共同主办的有关 NIS 2 的第零日会议，然后昨天我又参加了在这个房间里举行的地缘政治会议。在这两场会议上，ICANN 的立场（它

占据了昨天地缘政治会议的一半时间) 都是庆祝政府文件在长篇抨击中的某个地方认可了多利益相关方模型 (尤其是 ICANN) 这一事实。

昨天有七页幻灯片都是在讲这个事情, 而且艾琳娜 (Elena) 在第零日会议上向我们展示的草拟信函的大部分内容也是这个。换句话说, 你们向政府指出了, 他们自己的文件都承认了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作用, 并且他们的一些文件实际上指出 ICANN 一直是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有效协调者, 然后你们就止步了。

你们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足以向政府证明, 特别是 GAC 老成员, 也就是已经在 ICANN 工作了好几年的 GAC 代表, 他们非常清楚我们很受流程限制, 并且相比证明我们的模型在努力做出成效, 我们很难展示出能够证明该模型确实富有成效的成果。

它真的很努力, 这和我们之前说的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发给欧盟和成员国的回函不应该只是感谢他们对我们的认可, 然后附上附录, 列出我们政策中的规定。它需要提供例子来说明我们做出了哪些成效。

贝基, 我很想让你接受这样一个概念, 即, 只要注册管理机构能够提供法律依据, 不管什么情况, 注册服务机构都必须向注册管理机构转移数据, 而且也许 NIS 2 提供的法律依据比过去和现在都还要多。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宁愿你在给欧盟委员会和成员国的信函中花上一页来讨论这个问题, 而不是庆祝 ICANN 被提及然后附上所有政策规定。

我们真的不相信他们会读这些东西, 这并不能消除他们的担忧, 也不能消除我们企业社群的担忧。所以我们必须更有创造性地思考如

何证明这个模型的价值，而不是仅仅在未来两年内去找联合国说，我们发现你们在 NIS 2 文件中认可了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所以我们做的是对的，对吧？这就够了。

不，这还不够。拆穿他们的伪善并不是一件很有挑战性的事情。伪善几乎从来不会阻止人们去做他们想做的事，因为他们会说，这次不一样了。谢谢。

马修·希尔斯：

谢谢史蒂夫。我们几个人在等着了。贝基先来吧，然后是旦科。

贝基·拜耳：

我不反对你的看法，史蒂夫。我认为，就像我之前说的，关于 ICANN 如何回应以及与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进行互动，这涉及到两个方面。其一是指出多利益相关方模型能够有效地解决其中的一些问题。针对你说的我们有必要详细说明我们在哪些方面正在努力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在哪些方面已经取得了成功，我不反对你的看法。我只是想说，我觉得这涉及到几个部分，但你所说的与我所说的并不矛盾。

旦科·杰夫托维克：

我补充几点，第一点是受史蒂夫的启发。很显然，政府是一些复杂的组织，所以我们会在多个层面上与他们沟通。通过我们的政府合作团队，当然也有直接沟通，不仅仅是通过你所说的正式信函，还有直接沟通，通过这种方式来阐述我们的立场以及说明不同政府举措可能产生的技术后果。

另外我们还在同时做一些其他工作，更多这方面的工作，因为 WSIS+20 即将举行，而这项活动在我们看来非常重要。实际上，我之前曾邀请麦克 (Mike) 从整个董事会的角度出发提供一点补充，因为董事会认可互联网治理和 WSIS+20 进程的重要性，我们在董事会讨论的一件事就是提高互联网治理讨论的重要性，以及在董事会中组建互联网治理工作组，结果所有董事会成员都加入了这个工作组，直接把它变成了整个董事会的工作，这也是将由主席崔普缇·辛哈 (Tripti Sinha) 直接领导的主要活动之一。

这只是我们从多个层面参与其中的例子之一，从中可以看出我们认为参与其中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在我们迈进 WSIS+20 的整个过程中，我们也发现，这不仅仅是 ICANN 的事情，不仅仅是 ICANN 内的 GAC 的事情，还是整个中间技术层生态系统的事情。

所以我们正在努力团结起来，不仅仅是展示具体的例子，而且要维持互联网目前的成功。为什么确保这个中间层继续良好运作很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未来互联网的应用才能依赖于我们所支持的统一互联网的成功。

马修·希尔斯：

谢谢旦科。布莱恩 (Brian)？

布莱恩·金 (BRIAN KING)：

好的，谢谢。我是布莱恩·金。我理解董事会的立场，你们认为当前的 ICANN 政策没有与 NIS 2 产生冲突，并且允许受 NIS 2 约束的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采取他们需要采取的行动来符合 NIS 2 的规定。虽然我很失望，但我理解你们的立场。

我的问题是，董事会如何看待批准临时规范，规定签约方在任何情况下均可编辑我们这部分社群需要的域名注册数据，无论 GDPR 是否适用，无论数据的地域性，无论签约方是否受 GDPR 约束，也无论这些数据是否包含个人数据，即使在收到法律意见称注册人已经表示其中不包含个人数据，他们可以继续公布这些数据之后？

你们如何看待为了签约方的方便，采取一种广泛的、全球的方法，然后为了符合 NIS 2 的规定，提供一种全球修补框架，在其中列出对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的要求？你们是否担心我们这部分社群对此的看法，或者你们是怎么想的？

贝基·拜耳：

我真的很想多了解一点你为什么失望。我认为，最起码，ICANN 制定的规则或规定不能妨碍或违背这些法律。在我看来，并且我认为在大多数人看来都是这样，ICANN 在 WHOIS 方面的规则并不会阻碍大家完全遵守法律规定。但复杂的是由谁来决定，我觉得这是一种基本的结构问题。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就数据保护法律而言，不仅仅是 GDPR，而是所有数据保护法律，数据控制人都要对合规决策负责。ICANN 或许是一个联合控制人，这个我们可以讨论。我不会和任何人争论这个问题，但毫无疑问，注册服务机构是控制人，毫无疑问，注册服务机构有义务遵守这些法律。

ICANN 不能因为我们认为这样做符合法律规定就告诉注册服务机构“你必须这样做”。我们可以批准一项政策，规定你必须倒立，但如果注册服务机构认为这样做不合法，我们就不能强制执行政策。有更好的考虑吗？当然有。很多人希望 ICANN 能够强制执行政策。

我认为如果有一种方法 — 只不过，法律的运作方式是控制人有义务，控制人必须做出决定。在 GDPR 或 NIS 2 或其他任何法规上，情况有点不同。但 GDPR 是一种基于原则的要求。

我们不知道它真正要求大家做什么，或者禁止大家做什么。所有组织一直都在处理这个问题。他们必须弄清楚自己愿意接受多大的风险，什么样的风险是合理的，他们认为法律的要求是什么，然后他们再制定政策来做到这一点。在目前的结构下，ICANN 无法规定注册服务机构必须具有什么样的风险偏好。

话虽如此，我也认为 ICANN 必须考虑他们自己在数据保护方面的风险偏好问题。我确实觉得，如果你想要研究声誉问题，这就是研究声誉问题的地方，因为 ICANN 在自身的风险偏好方面确实有能够不影响注册服务机构的选择和决定。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领域。

马修·希尔斯：

好的。史蒂夫，请讲，然后我们继续看下一个问题了。

史蒂夫·戴尔边科：

谢谢。旦科，我想就 WSIS+20 再说几句。我参加了在京都举行的 IGF，最后一天的时候，ICANN 主办了一场会议来讨论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特别是讨论 ICANN，在座的许多人当时都参加了那场会议。事实上，在座的几乎所有人都参加了。但现场来自政府的人寥寥无几，尽管如此，我在那场会议上听到的东西，我认为它完全不足以实现你们确保 WSIS+20 按照我们的想法进行这一战略目标。

我举一个例子。与我昨天听到的类似，ICANN 所做的大部分事情都是谈论互联网有多棒，发展有多快，然后把实现这一切的适当程度的功劳归于自己。

只有那么多时间可以用来夸耀我们在这个了不起的互联网中扮演的角色，因为现场许多人担心的是这会对他们的民众产生可怕的而不是非常好的影响。我记得我们有好几次发言，包括宏安，都想要告诉在场的政府 ICANN 的独特性。这是一个任何人都可以发声的地方，基本上就是你刚才说的。

任何人都可以参与进来，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与联合国的工作方式形成了巨大的对比，我很欣赏这种区别。但这还不够，尤其是对那些在 ICANN 内部工作过的 GAC 老成员来说。他们不会告诉他们在政府的同事，说 ICANN 值得一直存在的原因是任何人都可以发声，甚至是政府也不例外，这没有说服力的。

事实上，我们需要的是能证明我们在保护和服务他们的民众和企业的证据，类似于证明点。我更希望你们提醒政府，GAC 的建议在 ICANN 中占有特殊地位。我会提醒他们，2012 年轮次中的保障措施和公共利益承诺就源于 GAC 在他们提出的关切中提出的建议。我们要抓住每一个机会，展示我们在哪些地方协助了执法机构和消费者保护机构获取有关他们所开展调查的注册人信息。

向他们展示我们正在通过强制披露注册信息来帮助保护他们的民众。Meta 在努力保护它的 200,000 用户不受网络钓鱼和网址嫁接的伤害，我们可以从这一点出发来证明我们在发挥作用，而不是认为夸耀 ICANN 在互联网中扮演的角色或者夸耀 ICANN 是唯一一个允许任何人发声的地方就足够，这是行不通的。

马修·希尔斯： 好的，谢谢史蒂夫。我们得结束这个话题了。旦科，有请，然后我再说几句，之后我们就继续看下一个问题。

旦科·杰夫托维克： 在 IGF 上，是的。

马修·希尔斯： 好的。真的是几个字。在讨论第三个问题之前，史蒂夫，你说了很多让我深有共鸣的东西。但我想说的是，从董事会的角度来看，互联网治理的问题（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而不是从中选择任何一个特定的部分），从之前的 GDC 到即将到来的 WSIS，几年过去了，现在这是整个董事会的优先事项。

我们非常关注这个问题。它也是 CEO 的目标，在组织中被抬到了一定的高度，这赋予了它应用的重要性。我还要提一下，对于 ICANN 在这个领域所做的工作，并不是所有工作都是通过每个人都能看到的信函来完成的。我们也有很多工作是大家没有看到和没有听到的，但这些工作确实推动了 ICANN 在这些问题上的进展。我只是想确保大家都明白这一点。梅森，交给你了。

梅森·科尔： 谢谢马修。我们要讨论的第三个话题是三到五年的规划，我们在整体审核方面有点落后。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个话题，是因为我们担心当前的 GNSO 结构会导致董事会可能无法完全了解 GNSO 的贡献。另外，我们希望了解董事会对整体审核的时间安排的看法，这项审核会是什么样子，董事会希望获得什么样的信息，以及我们可以如何为整体审核贡献自己的力量。

马修·希尔斯:

我要有请卡特里娜 (Katrina) 来谈一谈。卡特里娜, 我觉得你应该到台上来, 这样你才能回答这个问题或者至少给这方面的对话开个头。谢谢。大家稍等一下。

卡特里娜·萨塔克

(KATRINA SATAKI):

非常感谢, 如果可以的话, 我就在这里说。我是卡特里娜·萨塔克, 目前是董事会下属组织效率委员会的主席。我们委员会负责监督所有审核以及社群建议的实施, 包括 ATRT3 关于在 ICANN 的一系列审核中引入整体审核试点项目的建议。大家可能知道, 目前我们已经发布了职权范围文档。请大家提供你们的意见。

在我们与社群进行了初步讨论之后, 我们目前设想的第一版没有得到 ICANN 各个群体的支持。所以现在 we 设想了第二版。我们的想法是启动一个试点项目, 由此可以确定方法以及对整体审核有一个整体的认识, 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

你们的意见非常重要, 因为现在我们是在确定未来的整体审核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希望能够将试点项目写进章程中, 也就是修改章程, 确保在章程中规定整体审核试点项目, 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一个能满足社群期望的真正的整体审核。但没有你们的意见, 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如果你们支持这个想法, 请提供你们的意见。如果你们不支持, 如果你们希望我们对所设想的试点项目做出任何改进 — 当我说我们时, 我不是指董事会, 我指的是董事会中一个更小的志愿者团队, 他们来自负责编写文档并向社群发布文档的 ATRT3 小组。马修, 我

相信你作为这个小团队和董事会组织效率委员会的活跃成员，一定能够提供更多背景和韵味。谢谢。

马修·希尔斯： 非常感谢，卡特里娜。先别把话筒递给我。趁着卡特里娜还拿着话筒的时候，有人有问题要问她吗？

梅森·科尔： 没有，我只是注意到我们还剩下 14 分钟。

菲利普·弗夸特

(PHILIPPE FOUQUART)： 谢谢马修。我叫菲利普·弗夸特，是 ISPCP 的主席。我不知道这跟整体审核是不是完全相关，但在第零日的会议上和 NCPH 内部的讨论中，NomCom 重新平衡的话题都跟它有关。

我只是想指出，在这一点上，从董事会与各个 SGC 最近的往来信函来看，NCPH 内部认为，重新平衡的概念，特别是，抱歉我说的比较直接，对 NCPH 而言，用一个席位换另一个席位的想法不应该被视为 NCPH 内部的问题，而是应该更全面地看待它。

不是所有事物都是平等的，如果你们明白我的意思。我们可以考虑增加席位的数量。虽然 NCPH 发出的信函中没有提到这一点，但这肯定是我们讨论过并且达成一致的事情。谢谢。

卡特里娜·萨塔克：

非常感谢。如果可以的话，我会用剩下 13 分钟来讨论 NomCom。没错，NomCom 接受了第二轮审核，其中的一条建议是关注 NomCom 的重新平衡，或者不是重新平衡，就是平衡而已。这是第二轮审核，也是第二次收到同样的建议。第一次的时候，我们的决定是，我们说，也许不应该由我们来发起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

但这一次，我觉得，我们确实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很明显，社群对 NomCom 目前的组织结构有些不满。于是我们发起了与社群的讨论，当时所有社群团体都收到了崔普缇 (Tripti) 邀请他们提供意见的信函。在此非常感谢每一个提供意见的社群团体。

然而，看起来社群内部并没有就一个平衡的 NomCom 应该是什么样子达成一致。那些对自己的席位数量感到满意的团体，他们说现在的结构已经非常平衡了。那些不满意的团体则说，不，这个结构不平衡。当然，董事会不能单方面地修改章程。我们必须进行讨论。

你们的初步反馈表明，我们需要更多的 — 首先我们需要更多的讨论，也许我们可以针对 NomCom 的整个概念，考虑采取一种不同的方法。在此基础上，我们希望启动下一步的讨论。我们想看看 ICANN 以外的其他组织，比如我们自己行业的组织，也许还有其他行业的组织，看看他们是怎么组建自己的 NomCom，采用的什么组织结构，他们是如何确保 NomCom 结构平衡的。

在了解了这些之后，我们会再次展开与社群的讨论。不过，有一件事，抱歉，我想强调的是，初步的沟通表明，每个人实际上都对 NomCom 的结果感到满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迹象，给了我们未来的希望。谢谢。

马修·希尔斯：

谢谢卡特里娜。我想史蒂夫有话要说。

史蒂夫·戴尔边科：

谢谢。卡特里娜，我是史蒂夫·戴尔边科。我们刚刚的谈话很好地说明了我们在 ICANN 所做的事情。我们深入研究了提名委员会 15 个投票席位中 8 个席位的成员组成。这样做可以让我们避免讨论明摆着的事情，也就是投票席位本身及他们来自的组织。

在前面两轮中，BC 和我们对整体审核的看法是继续要求扩大范围，包括考虑是否应该为 GNSO 额外增加投票席位。因为 GNSO 贡献了 ICANN 收入的 99%，并且承担了 ICANN 工作量的大概 98%，而它在 15 个席位中仅占两个席位。

就这一点而言，考虑到 GNSO 的组织结构，非签约方机构必须弄清楚他们要如何划分或轮流出任董事会第 14 席位，或者就这个席位做出对非签约方机构来说完全具有全破坏性的妥协。

我觉得注册服务机构和注册管理机构应该很容易就能确定他们中的哪一个可以上。这一直都不是问题，也不应该是问题。贝基身上就能很好地体现这一点，当然，她代表的是 ICANN 的利益。所以，注册服务机构和注册管理机构应该各占一个董事会席位，NCSG 和 CSG 也应该各占一个董事会席位，然后在董事会中增加两名有投票权的成员，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你们不顾我们在前两轮评议中给出的非常有说服力的论点，把这个加到范围内呢。

我们会再次提交同样的意见，希望能引起大家的注意，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在整体审核中做这件事的话，卡特里娜，那就没有其他办法可以促成这一改变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希望整体审核能提供第

一个，或许也是唯一的一个机会。因为你不能通过 GNSO 审核来做这件事，这是关于整个 ICANN 的。谢谢。

马修·希尔斯：

谢谢史蒂夫。好的，宏安，快一点。

钟宏安：

谢谢。很快的。我明白你说的是什么，史蒂夫，但我认为了解 NomCom 成立的背景也很重要，它与 ALAC 是一起的。这就是当时成立它的情况。但展望未来，我同意我们有必要开展一次整体审核。

马修·希尔斯：

谢谢宏安。梅森，最后一个话题交回给你。

梅森·科尔：

抱歉。谢谢马修。我们最后一个要讨论的话题，它可能会占用这场对话的最后部分时间以及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敢肯定，它就是 WHOIS 修复的问题。我知道我们已经谈到了有关 WHOIS 的一些东西，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来自 IPC 的布莱恩·金带我们大家讨论一下这个话题，有请布莱恩。

布莱恩·金：

好的，谢谢梅森。当我们收到董事会关于未来三到五年要做什么的问题时，我们厚着脸皮给了一个回答。我们 IPC 的电子邮件清单上有很多人表示，我们应该回答说，修复 WHOIS 然后结束会议。严肃

地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可能是最重要的问题。如果允许访问 WHOIS 信息，那我们所有人在 ICANN 的生活会变得更加轻松。

如果允许访问 WHOIS 信息，我们可以更有效和高效地解决 DNS 滥用问题。有了对 WHOIS 信息的可靠访问，你可以更可靠而且可能更快地制定出转让政策。让 WHOIS 如此重要的原因远远不止这些。

问题是，董事会现在要怎么做？我们有好几个 WHOIS 政策，我们有详尽 WHOIS，我们隐私/代理服务认证，现在这个已经暂停实施。这就可以了么？就足够了吗？新的董事会总是喜欢说“让我们撸起袖子开干吧”，这种精神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所以，本着这种精神，我希望我能“引导证人”。

马修·希尔斯：

谢谢布莱恩。贝基要回应一下。

贝基·拜耳：

我真的不太擅长当“主要证人”，你们知道的，不过我还是尽我最大的努力吧。说几点。之前我们谈到了详尽 WHOIS，我们认为我们所讨论的政策 — 董事会曾经多次询问 GNSO 理事会是否真的打算移除对 WHOIS 的规定，而 GNSO 理事会向我们保证了他们确实打算移除这项规定。

话虽如此，我们 — 我就是那个问了很多次的人。话虽如此，我们绝对相信，如果注册管理机构出于任何合法目的需要获取 WHOIS 数据，包括出于遵守 NIS 2 的需要，他们应该有权得到这些数据，这是可强制执行的承诺。至于隐私和代理，这是我和董事会最关心的事情。

我知道我们实际上正在与 PPSAI IRT 进行这方面的对话。工作人员正在加紧实施它。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这样做，因为很遗憾，自从为确保所有部分都相关而采纳政策到现在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了，我们不需要往里面加任何东西。但我可以从董事会的角度向你们保证，解决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大家都知道，我们会推出 RDRS。它很快就会推出。

我们希望有了它之后，人们请求信息能变得更容易，我们也希望有了它之后，注册服务机构基于统一信息进行平衡测试也会变得更容易。但目前设计还没有完成，我们一直在考虑可能会在推出后进行调整，以确保它的有效性。我们很想修复 WHOIS，但我们必须以一种能反映当前现实监管情况的方式来修复 WHOIS。

布莱恩·金：

好的，谢谢。我是布莱恩。我认为这对 PPSAI 来说是好消息。我们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希望 ICANN 能够实施一些政策，特别是那些已经准备就绪、已经通过由共识驱动的自下而上多利益相关方模型获得批准的政策。

我觉得能够完成这件事对 ICANN 来说是一件大事，因为我们普遍认为，这将有助于 RDRS，这将有助于你需要实施可靠 WHOIS 政策的其他所有事情，所以谢谢。

梅森·科尔：

谢谢贝基。谢谢布莱恩。关于这个话题，我不确定 CSG 是否完全同意 GNSO 在详尽 WHOIS 方面的做法，但我们可以继续讨论。好的，我知道，我知道。好的。时间到了。抱歉，布莱恩。

布莱恩·金：抱歉，我可能要破坏这里的和谐氛围了。我知道理事会是这么说的，问题是作为工作组的一员，这涉及到了理事会扮演的基本角色，理事会是一个政策制定机构还是一个政策管理者？

因为在工作组，我们并没有说打算废除详尽 WHOIS，对吧？但在事后询问理事会这个做法，相当于把理事会放在了一个并非由它扮演的角色里面，它扮演的是政策制定的角色而不是政策管理的角色。我不太赞同用这种方式来处理问题。但我们可能都同意保留不同意见，改天再来争论。

梅森·科尔：贝基。

贝基·拜耳：不管怎样，我认为我们没有分歧。

梅森·科尔：好的。时间到了。我谨代表 CSG 向董事会的同事们表示感谢，感谢你们贡献了这富有成效的一个小时。这是一次很有益的交流。虽然我们不是每件事都达成一致，但这就是我们所在的 ICANN。这是一次很有成效的交流，感谢董事会抽出时间与我们会面。谢谢。

马修·希尔斯：我代表董事会感谢你们。这是一场很愉快的讨论。没有完全按照之前的剧本来，这点很好。我认为我们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非常感谢。还有，和你们共事非常愉快。噢，旦科。

旦科·杰夫托维克： 谢谢马修。我想代表董事会，感谢马修与我们一起度过了六年和过去三年的过渡期，并且主持了本次会议，我们很感激你的贡献。
谢谢。

艾丽莎·希弗： 感谢大家。请停止录音。

[会议记录结束]